

923.



少校夫人



著 基 斯 金 華 斯
譯 信 芳

行

蘇聯戲劇譯叢

少校夫人

華斯金斯基 著 芳信 譯



· 燕燕書店 ·

1950

蘇聯戲劇叢譯

少校夫人

著者

斯華金斯基

譯者

芳信

發行人

俞鴻模

出版者

海燕書店

印刷者

光藝印刷廠

刊行期

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

★ 有版權 ★

人物

馬克沁·賈委里洛維奇·特立可夫 一個退伍的陸軍少校，同時是一個有錢的地主；將

近五十歲。

格里哥利·比得羅維奇·瓦爾金 他的姪子；一個畫家。

塞基·蒂米特力維奇·斯勒德納夫 特力可夫的隣居。

安得里·費拉特羅維奇·卡里金 一個租借特立可夫的磨房的地主，三十歲。

巴莎·派芙洛孚娜 他的妻子。

阿芙杜狄亞·伊萬諾芙娜 她的母親。

弗妮亞·伊格勒芙娜 卡里金家養大的一個年青的姑娘。

奇虹·斯特派羅維奇·劉巴雲 一個地方財政廳的職員。

安娜·柴哈羅芙娜 他的母親；一個稍有財產的貴婦。

阿希泊 特立可夫的用人，同特立可夫的年紀差不多。

伊凡·柯赫克秀尼亞 一個年青的長工。

普羅夫·伯鳩格里 一個老頭子，在卡里金家裏打雜。

佈景 離城不遠的猶德勒美的莊村，在特立可夫的地產上和他的磨房上。

第一幕

（佈景：卡里金家裏的一個房間。後邊和右邊各有一扇門。左邊有一扇窗。靠到右邊的牆，放着一張罩着紙花桌布的粗桌子。左邊有一張蓋着桌氈的箱子。左邊的角落裏放着一隻碗櫥，上面一層都是玻璃杯。在欄架上，可以看見杯盤。幾張普通的椅子。）

第一場

（阿芙杜狄亞·伊萬諾芙娜。）

阿芙杜狄亞（她手中拿着一隻瓦罐，從那裏面，她抓了雞食拋到窗外去。）咕，咕，咕！噓，死東

西！亞修特卡，把那隻雞給趕掉吧；重重地揍它，重重地揍它！那隻有雞冠的雞，它把小雞都給嚇跑了，——哦，你！咕，咕，咕！啄呀，小東西，啄呀！……又來了嗎？

（她拿起一根小竹竿兒，向窗外揮動。）噓！不給你吃！噓！哦，那隻死雞！（她把瓦罐中存下的雞食都拋出去）亞修特卡，瞧着吧，留神點兒，別讓那些母雞給逃跑了，還得把小雞數

一數。別讓鵲鷹把它們給抓去了。別張開着嘴站在那兒——趕快！（離開窗口）那小偷兒就在我跟前把一隻小雞給抓去了。

第二場

（阿芙杜狄亞和巴莎。）

巴莎 媽媽，我們的弗妮亞怎麼樣啦？

阿芙杜狄亞 噢，她做什麼呀？

巴莎 噢，這個。從前，只是爲了鬧着玩兒，她時常上少佐的家裏去，可是現在，她在那兒住上三天啦。她怎麼可以這樣呢？聽說她要做他的管家的一直耽下去呢。

阿芙杜狄亞 由她去得了。

巴莎 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，住在一個鰥夫的家裏，這成什麼體統呢？她會把自己給毀了。
阿芙杜狄亞 我告訴你說吧！巴莎，好好兒留心你自己！我的孩子，當心你自己，也得當心她！小心點兒，要不然，弗妮亞夠有苦頭給你吃哪！

巴莎 可是，安得里·費拉特羅維奇回到家裏來，知道她走了的時候，他會怎麼說呢？

阿芙杜狄亞 就是這一層呀。可是倘使他敢說什麼話，那我就對他說，我對他是怎樣想法的！叫他想一想他的媳婦兒，叫他覺得對不住他的媳婦兒——

巴莎 難道他不愛我嗎，媽媽？哦，他是那麼多情；他什麼話都告訴我——

阿芙杜狄亞 別嘮嘮叨叨吧！

巴莎 他也沒有欺騙我的理由……沒有人比我再愛他的了……再愛是不可能的了。上禮拜他臨走的時候，他抱着我說：「噯，巴莎，我要出門去十來天，我到地主那兒去辦穀子。別難受，還得和和氣氣地，平平安安地打理家務。別跟弗妮亞吵嘴……」

阿芙杜狄亞 這情形壞透啦。

巴莎 「你得記住：她是一個孤兒，待慢孤兒是有罪的……」

阿芙杜狄亞 自然囉，他得提醒咱們哪！

巴莎 「你心裏別胡思亂想吧。我決不會拋棄你去愛別人的，乖乖。」於是乎他親親我，他親我的嘴唇跟我的眼睛。他是怎樣說話的呀，媽媽；他的話說得多好呀！他講愛情的時候，他的聲音是多麼動聽啊！他的眼光又是那麼明亮，又是那麼親切！後來，他脫掉帽子，劃了一個十字，把他的鬚曲的頭髮朝後面一摔……他的頭髮……就跟絲一樣，又會

發亮，又會變換顏色，真是妙透了。他就那麼走了。又魁梧，又結實……媽媽，看他走起路來，真是可愛極了。我遠遠地就聽得出他的腳步。他那匹黑馬在馬房裏等着他。那匹馬就跟它的主人一樣——他們湊成一幅圖畫！他拍拍它的頸子，坐上車去，對我揮一揮手，拉一拉韁繩，就在塵霧裏駕着馬走了。

阿芙杜狄亞 他駕着馬走了，可是他走得並不遠。在那穀倉背後，有一顆楊柳樹在那兒的磨坊旁邊，你知道嗎？你從這兒是見不着那顆樹的——

巴莎 怎麼樣？

阿芙杜狄亞 在那顆楊柳樹下面，安得里·費拉特羅維奇跟另外一個人去告別了。

巴莎 媽媽，你說什麼？可是老天爺呀——。幹嗎你對我說這樣的話？

阿芙杜狄亞 幹嗎我要說老實話？也許是爲了別叫你老是做傻子。在那顆楊柳樹下面，小弗妮亞正等着他。他抱住了她——就這麼着——他把她抱在懷裏，並且把她高高地——向空中一舉。

巴莎 哦，媽媽，不要說了。

阿芙杜狄亞 他從車子上一見着她的時候，他就好像給火燙了似地跳了下來，而弗妮亞就張

開了她的胳膊。弗妮亞是怎樣抱住他的啊，她是怎樣叫喊的啊！哎喲！他就是這樣表示他的忠實的！巴莎，他狡猾，他在告別的時候親你的嘴，他一面却在欺瞞着你。

巴莎 媽媽，够了！（哭）哦，這真叫我難受！哦，幹嗎他會有這樣的舉動？——幹嗎？——要是他不疼我，倒是罵我，甚至於揍我，我可是好受得多——那麼我早該知道我受了騙，受了侮辱——。可是傷心——噯，傷心是傷心；我的壽命會減短的，可是只要我跟他在一塊兒，我就什麼都不在乎……不過這樣口是心非——那才糟哪，媽媽，那才叫人心痛哪！

阿芙杜狄亞 別這麼吧，巴莎。不用哭。也不用流眼淚。在必要的時候再哭吧。看重你的眼淚，要不然，眼淚便會變得一點兒沒有價值。眼淚流得恰當的時候就是力量，流得不恰當的時候就沒用處，我的孩子，——尤其對於你的丈夫，這一層你得記住。你是挺老實的人；你的本性怎麼樣你就怎麼樣。你才是個出色的傻子哪。

巴莎 叫我怎麼辦呢？此外我沒有辦法。奸刁跟狡猾——這兩樣我都來不了！從奸刁跟狡猾裏面，你能夠得到什麼快活呢？你就不能暢暢快快地透一口氣。這就好像把你的靈魂劈成兩半兒似的。在你定要欺騙人家的時候，這不是挺難受的嗎？

阿芙杜狄亞 誰說這是好受的呢？我自己有了經驗，這一層我才知道，我的孩子。我是年輕過來的，我本來也想跟你一樣生活。我的靈魂好像一池澄清的湖水似的；你可以看見它的底。可是我很快地看穿了這是壓根兒不成的。巴莎，我要是那時候不知道，我要是不把自己性格的各方面都表示出來，而使用一下我的聰明的話，那我就不能跟你的爸爸一直過下去。這是你也瞧見的，孩子！至於弗妮亞到少校家裏去，這倒要謝謝老天爺哪！但願她不要回來。我現在生她的氣。我看她可恨得很。

巴莎 媽媽，以前你是多麼愛她的呀，我也——。這樣一來，她豈不是罪過嗎？

阿芙杜狄亞 一個沒出息的東西，一個下賤的棄兒！我要是不把她從樹林子裏給拾起來的話，那她早就死了。她渾身都凍僵了，給荊棘撕破了。我看見她的時候，她只有一口氣。可是，她現在變成了一個怎樣不終用的姑娘。我把她當作親生女兒似地撫養她；我對你們倆壓根兒就不分彼此。我爲她受到的煩惱說也說不盡，比爲你受到的煩惱可多着呢。她是這樣一個不懂羞恥的姑娘，真是一個賤貨！她動不動就出岔子。有什麼事情她不會碰到過呢？有一次她打鞦韆打到最高的時候，從上面摔下來了——倒栽葱似地摔下來！我差一點兒嚇壞了！我跑上前去瞧瞧，我的弗妮亞却縮成一堆地躺在那兒。噯，我

以爲：她一定完了！可是她醒轉來了，好像沒有事情似的。她摔在馬蹄底下，她掉到井裏，她連人帶雪搗一塊衝到冰塊下面，這個不終用的姑娘！她的膽子大極了——這是不用說的。她的乾老子給她迷住了。你呢，倘使有客人來的話，只會躲到基角上去，她可是會馬上跑出來，噤哩咕嚕地鬧得你頭痛！我罵她：「你真不要臉！我要用膏藥把你的嘴給貼起來！」她就這麼回答我：「我這張嘴不是那麼的，媽媽；膏藥就貼不上！」

（善良地微笑。）

第三場

（同上和弗妮亞。）

弗妮亞

（興高彩烈地登場）

好呀！（老太婆背過身去）巴莎，好呀！

巴莎

（不望她）你好呀！

弗妮亞

幹嗎這麼冷冰冰的？難道你不喜歡看見我嗎？好，隨你的便吧。沒有你我覺得冷

靜，所以我又回來了。（低聲向巴莎）

媽媽爲什麼生氣？

巴莎

（假癡假呆地）我不知道。

弗妮亞（發火而傲岸地）哦，對啦，問你是問不出什麼來的。

阿芙杜狄亞 問弗妮亞。伊格勒芙娜得啦。她所知道的消息可以供給全國哪。

弗妮亞 的確；可以。

阿芙杜狄亞 她弄到了「少校夫人」的頭銜已經夠了；她還要什麼呢？

弗妮亞 哈！哈！哈！到底你說出這句話來了，是不是？謝謝。（她親阿芙杜狄亞的面頰，後者不甘願接受這樣的親熱。）媽媽，你罵我得了，扯我的頭髮得了，我低心下氣地親你的手。

已經是「少校夫人」了嗎？

阿芙杜狄亞 對啦，用不着得意洋洋地賴，把這樣的綽號在大夥兒跟前誇躍，誰都會用手指來指你，來羞辱你。你在那兒得到這個頭銜，你就應該就在那兒。

弗妮亞（皺緊眉頭望着那老太婆）就在那兒麼？我明——明白了。

阿芙杜狄亞 磨房師父就在磨房裏，鐵匠師父就在鐵舖裏，各人就住在各人的地方，當然。

弗妮亞（堅決地，用挑戰的聲調說）我呢，我高興就在那兒就在那兒。安得里·費拉特羅維

奇回來了嗎？

巴莎（冷嘲地）安得里·費拉特羅維奇！

弗妮亞 怎麼啦！巴莎，難道你給蜜蜂刺了麼？

巴莎 你的行為！

弗妮亞 我的行為？我跟他有什麼行為，使得你磨牙切齒，兩臉漲得通紅呢？喂，告訴我！

阿芙杜狄亞 夠啦！這種話是白說的。（向弗妮亞）巴莎並沒有對你說什麼；你自己開始說到行為的；這是你該知道的，我們可用不着知道。

巴莎（大怒）偷來的帽子，跟小偷兒的腦袋不相稱。

弗妮亞 什麼？

阿芙杜狄亞 巴莎！

弗妮亞 噢，現在我完全明白了。

阿芙杜狄亞（慌張地）我對你說，這是挺傻的！

弗妮亞 哦，不，並不是這麼——。你們捉弄我不了。（望着巴莎）不用我，這兒的傻瓜已經

是够多的了。原來這樣！說出了「少校夫人」——這是詭計，推托，用來作護身符的東

西，其實呢，整個的毛病都出在安得里身上。哈！哈！哈！幹嗎你們不這麼說呢？媽

媽，幹嗎你要裝得這麼狡猾呢？我可以完全看透你。我一進來見到你的時候，我就馬上

明白你要攆我走，你決心要我離開這所屋子。你自己慫恿我這麼幹的，因為我在這兒是挺危險的，而且使得你痛苦起來。現在你說人人都指着我，而你爲了這一層要趕我走！你可以藉口對安得里這麼說；可是至於我們在一塊的「行爲」，像巴莎脫口說出的那麼，你不妨去對他說說看！我要親自告訴他！我非等到見着他決不離開這所屋子。

阿芙杜狄亞 够啦，誰在趕你走呀？

弗妮亞 喂，媽媽，你現在收不回這句話了！我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！要是我在少校那兒耽了三天，這是一點兒不妨事的。因為他生病我才上他那兒去，他起了牀，我就回到家裏來。少校跟我只有事務上的關係。要是我真的做了「少校夫人」，巴莎不用替我操心或是耽憂。我並不要求什麼辯解或是保護！你出頭給她辯解，那你就錯了。你覺得安得里中意我，可是你不明白，我只是想保護你的巴莎。

巴莎 哦，弗妮亞，幹嗎你要想方法欺騙我們？難道你沒有在楊柳樹下跟他親嘴嗎？

弗妮亞 欺——騙？如果我想愛你丈夫的話，我幹嗎要欺騙你們？你這個想頭是打那兒來的呀？我可以踩死你，——我可以當你的面叫他親我的腳，他會親的，你可連哼也不敢哼一聲！欺——騙！像你這樣的人才用得着欺騙，我可用不着……我告訴你說，要是我願

意這樣，那麼這一番話就壓根兒沒有用處，你瞧着吧。欺騙！我在楊柳樹下跟亞親嘴，也許因為他給你一點兒愛情的緣故；因為他聽我的話，我才跟他親嘴的。

巴莎 用這種條件買到丈夫的愛情是可恥的。

弗妮亞 那麼，好吧，你自個兒找去吧。我要看你這麼做！（從右首退場。）

第四場

阿芙杜狄亞 哦，巴莎，惹他冒火是沒有用的！當然，我是警告你一聲。我還是不對你說的好。我真是一個蠢東西，蠢東西！

巴莎 由她去冒火得了。媽媽，我才不對她下跪哪！她跟安得里高興怎麼樣，就怎麼樣得啦。讓他們笑我吧，要是這樣可以叫他們感到快活的話。我會走開，把我的悲哀藏在我自己的心裏。

阿芙杜狄亞 別發傻吧，巴莎。你的安得里沒有那麼聰明，你只要懂得怎麼幹，你就可以抓住他。不要再老實啦；聽我的勸。

巴莎 我怎麼辦得到？與其避免悲傷，我還是把悲傷擺在臉上的好。媽媽，就這樣吧。（從後

面的門退場。)

阿芙杜狄亞 哼！預先讓步，只是多招麻煩。弗妮亞這會兒在發脾氣，就近不了她的身。

(向右首的門走去)我要跟她說話嗎？(走開)不，讓她的脾氣發過了再說。

第五場

(阿希泊；阿芙杜狄亞。)

阿希泊 (登場) 她在那兒？

阿芙杜狄亞 誰？

阿希泊 哼，就是你那個蠢貨。

阿芙杜狄亞 蠢貨？嘿，你的脾氣多大呀。你進來連一聲好也不問。

阿希泊 不用管，不用管！我說，她在那兒？

阿芙杜狄亞 可是誰呀？我不懂。

阿希泊 (用加重的語氣) 少校夫人！此外還要誰呢？這會兒就睡不着別人了。咱們大夥兒都變成無用的了，咱們都變成白癡了！沒有咱們的「少校夫人」，咱們就活不了！既不給，